

青云岭上

吴金娟

一块高耸绝壁的石崖要经过多少次撞击才能开辟出一条山岭?或许,在开化县马金镇霞田村可以找到答案。从霞山古村的老街出发,走过霞田村前蜿蜒开来的五里古道,就可以抵达青云岭。青云岭,又名石撞岭,曾是古时开徽古道的必经路段。

这不是我第一次抵达青云岭,早在几年前我就和小巍一起登上过青云岭,攀上过青云阁。这一次造访青云岭,不再是从前两个人的走走停停,而是一群人的登高访古。穿越过一片片山野景色,领略霞山霞田两村相依的乡村风光,始建于唐朝、修筑于宋代的开徽古道就这样年年岁岁静卧在山岭之间。

我们一行人沿着青石板台阶向上,一座小庙映入眼帘,抬头一看,原来是青云庙。听同行的伙伴介绍,青云庙始建于元末明初,古

为仙家佛地,庙的旁边曾有一个专门为香客和过往行人提供茶水的地方,名唤青云堂。如今由于年代久远,青云庙已墙体斑驳,青云堂已不复存在。山岭孤寂,小庙站立山岭之巅,却见证一段峥嵘历史、红色岁月。

八十多年前的某一天,新四军沿着古道向皖南挺进,他们一路行走,一路播撒革命火种,至今青云庙南边的墙上还留有当年新四军写的标语,殷红的字迹,写着“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十二个大字。抚摸着写有红色标语的墙体,回味着同行伙伴讲述的红色故事,如今,我们坚定地踩在革命前辈曾经走过的道路上,继续着光荣的行程。

沿路向上攀登,我们来到了青云阁。一群人鱼贯而入,顺利登顶青云阁。站在青云阁顶层,倚靠着栏杆极目远眺,可见岭上一片古樟树林层层叠叠,如盖在岭上的一顶顶帽子,马金溪温柔地拥抱着霞山霞田两村,如

飘逸的丝带遗落凡尘,延伸开来的太阳岛占据了大部分视野,几座桥架在村庄和太阳岛之间连接左岸右岸,创意火车餐厅在田野里影影绰绰,田间小道将大片的田野巧妙地切割成自然的形状,远处群山起伏,近处农舍低矮,地上的青绿色、嫩黄色和天空的湛蓝如洗交相辉映,点缀其中,红色的游步道惬意地揽住田野和溪流,马金溪两岸景色尽收眼底。迎着吹向青云阁的风,我观望了许久浮现眼前的霞山霞田两村庄和绵延不绝的马金溪,思考着村庄的厚重历史,联想着随溪水而去的无尽遐思。或许,生活的真谛就在于登高望远,思索着的这几个平凡的瞬间。

从青云阁上缓慢下山,熟悉马金的伙伴忙说通过面前的这条小路,可以走到马金集镇。于是乎,一群人浩浩荡荡穿过一个古朴的关口,立马在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悬崖峭壁和古代人巧夺天

工的城门映照下,显得有些渺小。回头望见青云阁屹立在崇山峻岭之间,爬坡过岭的感觉还意犹未尽。沿着乡间小道一直往前行走,眼前的田野和之前登高望远看见的远处田野一比,实在更为直观可感。绿油油的植物于田野之中吸收日月天地精华茁壮成长,我们在青云岭上,邂逅霞山霞田两村庄和马金溪。走着走着,绚丽的霞光给湛蓝的天空披上了橙色的华服,疲倦的鸟儿翱翔天际、成队归巢,我们也该回返了。

青云岭上一庙一阁一关口与岭相立、与霞相揖、与山为伴,深情注视着流淌着的马金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于它们而言是痕迹,也是沉淀。于我们而言,这一日光景,是登高访古,是红色故事,也是心生无尽感慨。

龙潭走笔

灭鼠记

姚小依

被人类称为第一号天敌的老鼠,业内专家分析,其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人争食,一只老鼠一年可吃掉14公斤粮食,糟蹋粮食超50公斤;二是给人类带来许多传染病,如斑疹伤寒、鼠咬热、痢疾、鼠疫等,有四十多种;三是破坏性强,老鼠磨牙是本能,它那锋利的牙齿,经常咬坏农家的箱柜、门窗,还咬断电线,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害。

建国初期,我国掀起了“全民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就成了众矢之的。

说到老鼠,我深有感触。年青时,在农村老家生活的那段岁月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老鼠活动的踪迹。我老家房子土石结构,三间两厅五卦房,外加三间厨房。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居住,显然老鼠要比别人

家多得多。那个时候我一人独守家中,每到夜晚,静卧在床,就会听见三五成群的老鼠发出“吱吱吱”的尖叫声,像跑马似的“哒哒哒”在楼板上来回奔跑,接着传来的是“咯吱、咯吱”地咬柜仓声,搅得我夜难成眠,心中充满恐惧。记得有次深夜,我在睡意朦胧中听到刚买来的几只小鸡发出“叽叽”的尖叫声,情知不妙,立马一骨碌翻身起床,点着煤油灯出房间查看,只见一只小鸡血淋淋地躺在地上。看现状不是黄鼠狼所为,若是黄鼠狼早把小鸡叼走了,显然是穷凶极恶的老鼠干的坏事。为防止血腥事件再次发生,我小心翼翼地把另三只小鸡装进菜篮里吊在阁梁上。第二天早起,邻居借我一只老鼠夹并传授使用方法。到了晚上,我将那只被鼠咬死的小鸡置放在鼠夹上作诱饵,终于将那只可恨的老鼠夹住,足有半来斤重。后来邻居又热心

帮我买了几包耗子药,并教我施药方法,又毒死了几只老鼠。采用这些灭鼠措施后,家里一段时日倒也清静了不少。老鼠肆无忌惮,家里装粮食的圆桶、米桶,甚至桌椅、床架老鼠也不放过,咬得是遍体鳞伤,到处都有洞眼。那些家什被鼠咬了又钉,钉了又咬,无奈时塞个玉来蒲来堵洞眼。有时早上起来烧饭,掀开桶盖,米桶里竟会发现几粒鼠屎,令人胆颤心惊。

后来参加了工作,我所住房子的周边有几家饭店和小吃店,下水道正是老鼠青睐的地方。有一天,我正坐在电脑前爬格子,耳边忽传来一阵阵“窸窸嗦嗦”的响声,我叫来妻子一起竖耳静听,发现声响是靠墙边的横梁吊顶处发出。妻子说可能是老鼠进屋了,我连忙进厨房察看,发现一个预留的墙洞,当时只是遮挡并没有封闭,不用说,这老鼠十有八九是从这洞里爬进

来的。这时妻子找了件旧衣服卷成一团,让我堵住墙洞,然后关上所有窗户,一场人鼠大战就此拉开。我手上操着一根棍子,不停地在横梁吊顶扣板上敲,老鼠估计也受不了这骚扰,蓦地从扣板缝隙跃下,一会儿钻进冰箱底,一会儿又窜入沙发下,我和妻子不依不饶地紧追猛打。老鼠情急之下窜入房间,我们随即跟进,并将房间门关上,拉亮灯,继续追踪。在房间里老鼠被我夫妻俩追打得“吱吱”哀叫,最终被我踩死在脚下……

这几年,县里加大城市综合整治,又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拆墙透绿,街道巷弄变得清洁明亮,就再也看不到过老鼠活动的踪影。

流金岁月

青花釉里红

洪加祥

十七岁那年,我在开化山坞里写诗投之邮局后,来五一码头发呆河滩上,鹅卵石泛起水波粼粼有块镜片似的东西东晃西晃晃的我双眼发懵捡起擦拭干净,原来是块漂亮的瓷片
古代从景德镇挑筐到华埠上船不小心,碎在码头下高拔船的靡淫之声里
七百年后,被我塞进黄挎包瓷片上有青花,还有红斑块后来才知,这是元代珍品青花釉里红

那首《崖上飞》,后来发表了轰动了我的高二(2)班是县文化馆潘玉光告诉我的他订《浙江文艺》,学校没订是巴金女儿李小林编发的我后来知道时,已两鬓堆雪比那块瓷片的真相要迟一个花甲如今,放瓷片的黄挎包早已破烂不堪里面的古瓷片却光亮如新青花如天上绽放的艳丽烟花釉里红却是激情迸发的青春火焰当年真的是按捺不住骚动

有时想起来,首烧青花釉里红定是个年轻窑工的一次荒唐青的俗艳,红的发紫本不符合元人的审美但大碗喝酒,醉生梦死重墨浓彩,也表达其对传统的反叛只不过,那是年轻时可以有的荒唐不该是七老八十认知上的荒唐现在青花釉里红价值远在元青花之上经历的往事珍藏着,总怕被贼惦记着到最后,走马灯似的也会离你而去消失的无影无踪,免不了牵肠挂肚如今,不以物喜,不以人悲有一块河滩上拾来的古瓷片可长相厮守,倒也不亦乐乎

姑妈

郑凌红

那一天在摄像头里看到姑妈背又驼了一点说话也变得小声了她在熟悉的院子里走来走去好像丢了魂她的父母亲走了兄弟的头发都白了像干瘪的番薯干披上了一层白霜院子外孩子跑过像一道闪电把剩下的日子和记忆惊吓得踉踉跄跄

源头诗话



璀璨新景 余志明摄